

影子的函數

文：Sunmore

圖：楊佳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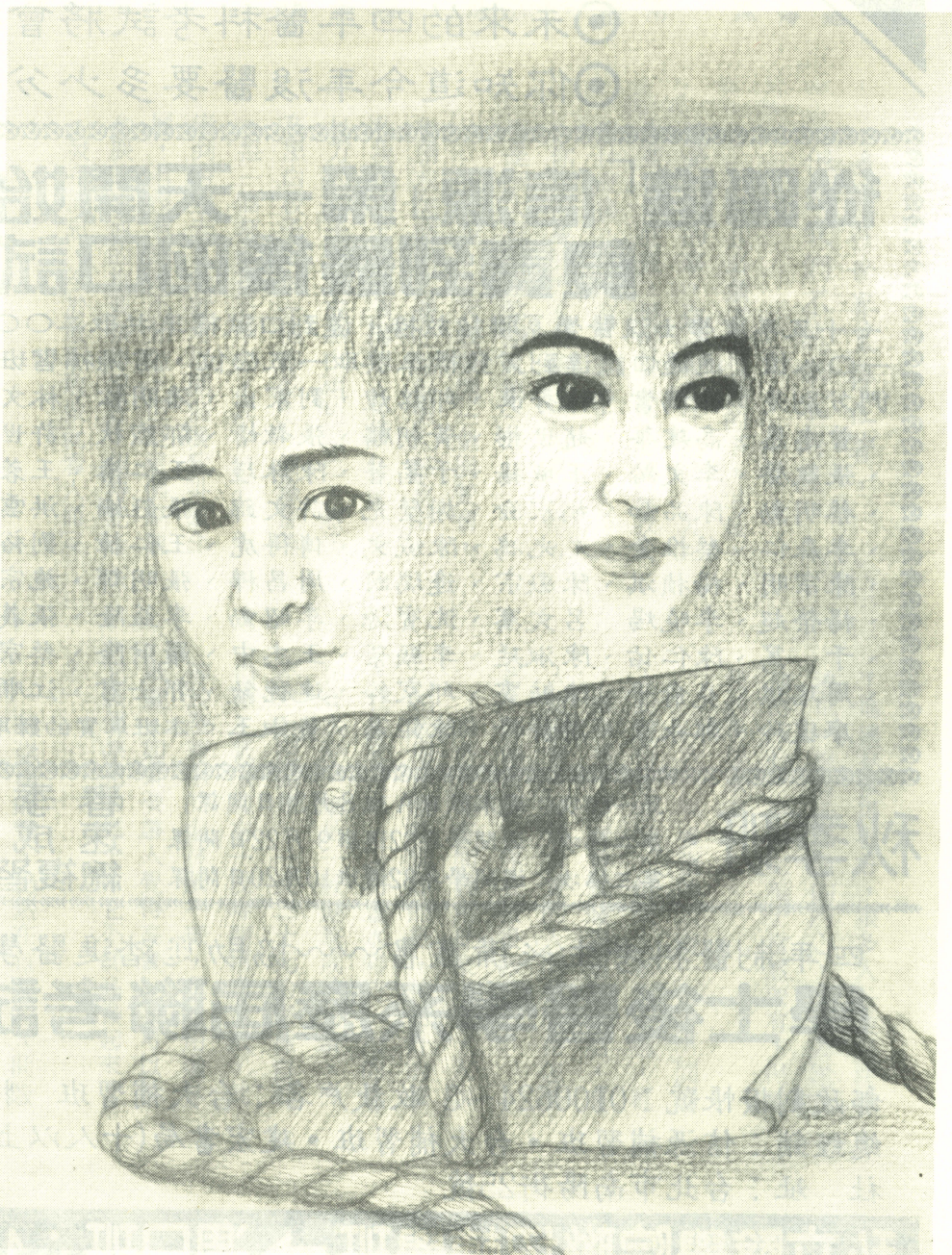
我相信，每個人的生活都是由他自己和很多其他人所組合而成的故事。因為有太多的集合同時存在，所以顯得十分錯綜複雜，而且永遠沒有人能了解事情全部的真相。擁有的，只是些片斷的事實，就像很有限的交集一般。雖然時

，感到沮喪難過。然而當我知道了事件的全部以後，卻發覺我的故事竟有著如此巧合的交集，像個沒有解的函數。

去年，我是個幸運應屆考上的新鮮人。放榜之後，「學公」和學長一起請我吃飯，告訴我新鮮人可能遇到的問題，並且傳授他們的生活經驗，該用何種

我想有他們的幫助，會使我有一個愉快充實的大學生活。這次見面，「學公」讓我有極深刻的印象。「呂大維，醫三」他這樣自我介紹。根據學長告訴我，

「大維是個很特別的人。肯用心去面对很多事，不但成績好，又有多項才華：會寫詩、畫畫，所以在學校很有名。加



任三屆班代，有事可以多請教他。」呂大維連忙在旁否認：「當了三個學期的班代是真的，至於其他只是會點皮毛而已。不過，有空的話，可以常來找我聊天。」他留下地址和電話，就在二八四巷，離學校近得很。我發覺他不但風趣、謙虛，而且和我很投緣。

因為同住嘉義，是在上成功嶺之前又見過他幾次。每回聊天之後，對他的敬佩更加一分。他思想的模式，驚人的有條理。不但切中問題的核心，而且能從不同的角度去剖析，所以常有我始料不及的結論產生。雖然他也寫情詩，但他總十分理智，即使是許多和他有關的事，都能撇開情感因素和利害關係去考慮。有時，我甚至覺得他非常的「狠」。這些在當時都只是隱約存在的模糊概念，在日後得到了証實。

在成功嶺上的六個星期，我時常思索著，我想有怎樣的大學生活？我希望自己成爲什麼樣的人？回想起不久前和呂大維談話的感受，我決定嘗試走和他一樣的路。

於是，一開學就毛遂自薦的當上了班代，憑著刻意細心的表現，我很快的成了班上的焦點。然後忙著辦活動，精心策劃郊遊和特別演講。但是結果卻令我十分灰心。郊遊還好，勉強有廿多個同學參加，而演講只有寥寥數人，反應淡得可怕。

有天中午籃球賽人手不夠，從未打過籃球的，只好下場幫忙。結果謝天謝地，三比二險勝。一身的汗，來不及換衣服，趕緊跑到餐廳吃飯，真把我餓死了。才吃到一半，小健匆匆忙忙衝入餐廳。「小亞，快去幫忙，籃球賽快開始了。連我才四個人，怎麼打？」拉著我就往球場跑。

「喂！我還沒吃完……。」

「打完我請你。」只好認了，誰叫我是班代！

我是班代！

「吳一恆呢？康樂股長怎麼沒事先

找人？」

「別提了，那鳥康樂股長只會辦舞

會抱女孩子。他管你打籃球！」

球場上的一端圍著一群人，聲勢不

小。另一邊則稀稀落落的站了班上的三個女孩。其中的一個給我一個微笑，那是楊嫻雅——班花。我心動了一下，那種是連眼睛都在笑。我想你應該懂的。

既有美人在場，英雄也得好好表現一番。卅分鐘打完，四比廿六，大勝。只不過我已經快站不住了。一個中午，在大太陽底下戰完兩場球賽，我真服了自己。撿起袋子，打算回宿舍沖個冷水澡，忽然聽到背後有人叫我：「呂亞行！」我轉過頭，沒錯，正是楊嫻雅。

「你要……。」

「我想回宿舍。」

「我可以請你喝飲料嗎？你打得很

好。」

「那裏。只是湊數罷了。」心裏飄飄然。有這麼一個漂亮的女孩稱讚你，你一定也同我一樣不會拒絕。而且，我敢打賭，你跌忘了下一步該踏出左腳還是右腳。

我們一邊說著，邊往餐廳走去。我想起吃了一半的飯。

「你帶球上籃的動作讓人看了很過癮！」

「是嗎！我覺得帶球上籃是一個人身體各部分最協調的表現……。」話還沒說完，右下腹猛然一陣劇痛，我痛得蹲下身。

「你怎麼啦？」她著急的問道。

「我……我肚子痛。我……。」

然後我就昏倒在那該死的第三棵槓樹旁。請你不要誤會我是個無聊的人，連昏倒的地方都記的那麼清楚。因為是楊嫻雅後來特別告訴我的。而且約定那裏爲「老地方」所以就記住了。

當我恢復知覺時，發現自己躺在病牀上。周遭一片死寂，似乎已是深夜。小健靠在病床旁的小櫃子睡著了。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我兀自納悶著。看到自己穿的短褲，想起了中午打籃球，然後是楊嫻雅……

「小亞，你醒啦！」小健拍拍我的肩膀。我回過身去。

「我沒問題吧？」



「你啊！急性盲腸炎，醫生說明天一大早開刀。」

「可是急性盲腸炎也不至於讓我昏倒啊？」

「過度疲勞，中暑。沒想到打場籃球賽就陣亡了。」

「那楊嫻雅……」

「就是她跑到教官室求救兵，送你到附設醫院來的。」

「好個小妮子！欠她一分情，先記在帳上。」

「小亞，要不要吃水果？我幫你削梨。」

「小健，謝謝你。」

「甯謝了。梨又不是我買的，這是下午楊嫻雅帶來的。她說是班上同學一

致贊成用班費買的。」

「我是說辛苦你了！」

「國中同班到現在，還跟我客氣什麼！拿去。」他把梨遞給我。「你自己兒吃，吃完了再睡一覺，準備明天挨刀。」

「小健，明天早上替我打電話回家，我媽會來。你該去上課。」

他靠著櫃子，給我一個OK的手勢。

第二天動完手術沒多久，媽就趕到醫院，帶了大包小包的東西。看她著急的樣子，真過意不去。不過還好，醫生說一個星期後就可以出院。現在想起那次手術，我真恨死了我的盲腸。不，我的意思是——，讓我慢慢告訴你住院那

幾天發生了什麼事。

手術當天傍晚，小健帶著一大群人進來，都是班上同學。有好好先生副班代王信成，享樂主義者康樂股長吳一恆，有……，怎麼沒有楊嫻雅？

「班代，沒有什麼問題吧！」王信成首先代表大家發言。

「上午動的手術，一切順利。這是我母親。」

他們一起喊了聲「呂伯母好！」像在開慶生會般的熱鬧。吳一恆接著說：「班代太辛苦了，親自出馬為班上爭榮譽，才有這麼大的犧牲。我提議，等班代出院那天，開個盛大的慶祝舞會！」

「去你的！」我真想踢他屁股。連這種機會都不放過。

「郊遊就好啦！不然每次舞會都不請我們。」旁邊響起一個女孩的聲音。

吳一恆連忙接著說：「不會，這次本人痛改前非，只邀請系上的女孩子，不找別校的。」一堆人在我的病床前討論起舞會。Ridiculous—

哄鬧過一陣後，小健拍著吳一恆的肩膀說：「一豎，等小亞出院，可不能黃牛。」

「一豎？」王信成不解的問道。

「吳一恆（無一橫），不就是一豎

！大家哄笑成一團，嘴裏都喊著「一豎，一豎！」吳一恆也跟著大家笑。小

候不早了，各位改天再來。病人需要休息。」母親送走了他們。

我問小健：「你對一豎有什麼感覺？」

「我真想踢他屁股！」我伸出手，他重重的拍了一下。真不愧是國中同班到現在的朋友。

「小亞，有同學來看你。」母親身後跟著一個女孩。沒錯，就是楊嫻雅，手裏還捧著一束花，滿天星和紅玫瑰。

「呂媽媽，這個漂亮的女孩叫楊嫻雅，和我們同班。」小健代我作了簡單的介紹。

「楊小姐，請坐。謝謝你帶花來看小亞。他啊，沒別的嗜好，就喜歡些花草草的。在家種了一大堆盆栽，平常都是我幫他照顧的。這孩子就是粗心！」

「媽怎麼把我的底全掀了！」

「小亞，」

「不，我是說他，」媽指著我「也不對人家說聲謝謝。」

「謝謝你。」我奉命行事。這種時候，說什麼都不是。

「楊小姐，剛才……」

「在家裏我爸媽也叫我小雅，所以……」她紅著臉回答。我發覺她真的很漂亮，尤其是臉紅的時候。

之後，媽又和楊嫻雅談了很久。很顯然的，媽對她很有好感。過了一段時

間，小健摸到我耳邊：「沒見過探病送紅玫瑰的！」然後丟給我一個詭異的微笑，站起身來解救我。

「呂媽媽，我先走了，待會再過來。」楊嫻雅也站起來：「呂媽媽，我也該回家了。」媽本來要送他們，楊嫻雅說道：「呂媽媽，您留在這照顧小亞，我和彭健一道走就可以了。您不用麻煩了。再見。」

我躺在床上，眼睛盯著天花板。不知是天氣悶，還是有其他原因，我一身的冷汗。心隨著楊嫻雅的聲音跳動。「伯母」變成了「呂媽媽」，「呂亞行」變成了「小亞」。這是怎麼回事？

到我出院為止的一個星期，楊嫻雅每天都帶著花來看我。一直都是滿天星和紅玫瑰。不明白內情的人，還以為我有什麼法術，可以讓花永遠不會枯萎。

（小健說是愛情的魔力）母親臨時回嘉義時，告訴我：「好好對待楊小姐，她很不錯，別讓人追跑了。」其實楊嫻雅真的很不錯，只不過說不上來為什麼，我不喜歡現在這個樣子。直覺告訴我，這可能是一齣不好玩的悲劇。別懷疑我的形容詞，悲劇發生在自己身上，當然不是什麼好玩的事。在後來和她相處的一段時間裏，越發加深了我的直覺。我真的覺得這段感情不會持久。只是，我無法預期會是怎麼樣一個結束。然而我還是一直和她在一起，看電影、喝咖啡

，聽音樂會。或許吧！是因為虛榮心作祟，畢竟有一個這麼好的女孩陪伴，是令人十分愉快的事。

有一天夜裏，小健問我：「你們發展的如何？」

「我和楊嫻雅沒什麼。」

「沒什麼？！你一個星期和她約會四次，然後告訴我沒什麼！當心你的屁股！欸，說真的，你吻過她沒有？」

「你也當心你的屁股？我連她的手都沒牽過。」

「你一定瘋了！條件這麼好的女孩，不但家境好，人漂亮，而且對你這麼體貼。以後不論在事業或生活上，她都能幫助你，成爲最好的伴侶。」

「你那麼推崇她，爲什麼不去追？」

「他眼裏只有你一個人，誰都追不上。」

「她不了解我。」

「你瘋了！天曉得誰了解誰！」

後來，我真的瘋了，因爲另一個女孩。我不知道那樣的感覺是不是愛，但是，我的確爲她瘋了。

第一次見到于思是在院長杯的合唱比賽。我從來不曉得鋼琴可以彈得這麼悅耳，而彈琴的女孩是可以那麼的美……

我忘了坐在身旁的楊嫻雅，專注地望著于思，聆聽如珠串的音符從她指間

潺潺的流出。當他們唱完時，于思也站了起來鞠躬答禮，姿勢是那麼優雅，而憂鬱的大眼睛，伴著哀怨的眼神，彷彿有太多的心事想對你說。我相信你能明白，那種會說話的眼睛。我向小健要了份節目單，看到這樣一行字：藥二……伴奏：于思。

第二天，我費了一點功夫弄到她的資料：

于思：藥學系二年級；55、12、31

籍貫：台灣嘉義

住址：嘉義市新榮路20號

台北市中山北路一段

……

「中山北路一段，那她應該是搭43路上學。55、12、31。那再過一星期就是她的生日……。」一時之間，我有了許多計劃。

我想，如果要名正言順的送她一份生日禮物，得費點心思製造機會。而且，我還想多了解關於她的一切。可是，我只有一個星期……。

首先，要讓她對我這個人不陌生。

於是，如果你曾經注意的話，那一陣子有個神經病，清晨六點不到，就急急忙忙的搶著書包爬出宿舍。那個神經病就是我。每天我搭六點經過的43，在市政廳下車，然後到南京西路等待于思的出現。我希望她能逐漸熟悉我的臉孔，和

每次見到于思，我都曾給她一個微笑。

（雖然後來照鏡子發現我的微笑並不好看）與每天下午，在校門口等待她的身影。終於在第四天，12月29日傍晚，43的站牌旁，我鼓足勇氣和她說話：

「學姊，你好！」

「學弟好。」真讓人洩氣的回答。

「我叫呂亞行，醫一的。」

「我好像聽過你的名字。你是班代？」

「？」

「沒錯，我是醫一的班代。其實，班代是任何人都當得來的，只是個人意願和喜不喜歡罷了。」我說這些幹嘛？！

「你也坐43？」

「是的，我就住你家斜後方那幢黃色大廈。」

「難怪這幾天常遇到你。噢！你怎麼知道我住那裏？」

「謝天謝地！一輛43闖了紅燈進入視線，解除了我的窘境。「車來了！」」

那天還聊了些她的事，她告訴我，她住在嘉義，目前住在姑媽家，以前讀嘉義女中。這些是我早已知道的資料。

當然，我稱讚了她漂亮的大眼睛，和彈鋼琴的美。她很高興，「你很誠懇！」

她說。藉著順路的理由，我送她回家。之後我在那徘徊甚久，回到宿舍已10點多。

拼臉洗了澡後，坐在書桌前，想起

的就被于思的身影驅散。我拿出日記，寫下這幾天的感覺，和于思說過的話。臨睡時，小健問我：「你最近在做什麼大生意？每天早上起牀都不見人影。晚上又是夜歸。趕快 Come back！」

「我早上去跳土風舞，晚上在圖書館看書。」

「真的？該不會喜歡上了那一個跳土風舞的女孩子，晚上請她吃飯吧！」

「你可以寫小說了！」

「那你下午跳課跑那去了？不管是真是假，小亞，你最近不太正常。希望你好自為之。對了！楊嫻雅晚上打了三次電話到宿舍找你。她說在什麼「老地方」等你到十點半。欸！「老地方」是什麼暗語？」

「去你的，什麼老地方！就是第三棵槭樹，記不記得我的盲腸？」

「拜託！那你回來的時候沒遇到她來的。」

「你怎麼回事？這般冷落人家。若是你無意造成任何事實，為何不早點對她說明白？」

「我會的。」

「來不及啦！現在公開的稱你『小亞』，同學也把你們當成了「班對」，你叫楊嫻雅以後怎麼在班上做人？」